



東坡先生志林目錄

卷五

論古

武王非聖人

周東遷失計

秦拙取楚

秦廢封建

論子胥種蠡

論魯三桓

司馬遷二大罪

論范增

游士失職之禍

趙高李斯

攝主

隱公不幸

七德八戒

東坡先生志林卷五

瑯琊焦欽弱侯評

論古

武王非聖人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
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
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
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

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至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歿生將於是乎在其誰敢不嚴而

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揭○出○湯○武○胸○腸○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

好為武後廢寤

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

文定

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搃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之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

折得倒

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行焉
入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
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
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
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
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
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
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周東遷失計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
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
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亾
非有大無道者也頤音茲王之神聖諸侯服
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

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

然至於桀紂而後亾，其未亾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亾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

古公以遷岐興平王以遷洛亡頌其所以處興亡者

歷說遷國
當相其盛衰

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亾。雖不即亾，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

謀徙於阪高。蔣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亾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寇，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

故應出此

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亾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亾。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

又復數証

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拙取楚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韓魏肘足接而智伯歿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

勘破

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潛王歿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歿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亾而齊之亾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

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亾，齊益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出兵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亾，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

齊失此一著
便沒世不復

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亾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亾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

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始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

屬踈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

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

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也。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也？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

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子胥種蠡

越旣滅吳。范蠡以爲勾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其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

原是謀身之
工耳

君而已。以吾相蠹，蠹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
賤士也。以蠹之賢，豈聚歛積財者。何至耕于海
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此何爲者哉。
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
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蠹。
蠹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蠹亦烏
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
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

魯連高士真
足法也

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
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
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
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
未有如蠹之全者。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嘆而
深悲焉。子胥種蠹。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
區區之學。疵痍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
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爲

說得歷々

種蠱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發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亾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魯三桓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卣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二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

申句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搯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亾季氏之忌刻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

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始脩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亾之道三

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亾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

一推一跌
情妙甚

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桓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怠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

是孔子心事

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

司馬遷二大罪

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秦，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

富強有本

揭出鞅之流

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巧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脩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

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

欲為古今人
主戒不得
不怒罵矣

民覆族亾。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甚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亾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

反覆告誡真
仁入心事

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猶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亾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亾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

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猶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亾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亾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

此最著者

壯

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

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亾。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游士失職之禍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

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巨論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

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愚○民○上。皆○決○不○敢○散○大○難○之○端○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

少安而不即亾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歿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候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

之。亾。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趙高李斯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

大微

毅卒以亾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帳，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亾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

無致亂之道耳。始皇治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膽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爲善良，豈可整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亾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亾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

論始皇忽入
漢宣論始皇

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
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
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
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高
斯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
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
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慘夷爲常法人臣狼
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

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
武矣及其出公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
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
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
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
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
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
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透

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

是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攝主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

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歿，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歿，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

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
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
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
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
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
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唯
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主而臨天下乎女

蕪
禍莫酷于垂

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安得此賢后宋之曹高向

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

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

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

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

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

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

第
音

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隱公不幸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

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
○果○尔○千○古○快○事○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
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
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
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
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
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斯故當出此

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
位故俛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
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
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不愚而何嗚呼
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
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
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廝還問小同見
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

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
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
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
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
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
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七德八戒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
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
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
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亾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縱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
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洙之盟皆盛德
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

自正論何乃似朱程口語

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公司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

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矣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爲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

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吾
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亾非不殺之
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
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
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
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
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
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

獨征元海祿
山而前數人
自見文家錯
綜之妙

日○礪○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
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
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
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
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
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
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稽○康○晉○景○帝○亦○以○
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

後主以誣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
君羨武后以誣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
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
山者同乎大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
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
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亾不
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
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
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
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
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收得蕭春有
致

圖書



